



在学生宿舍里

祁志青等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搜集了五篇有关学生生活的小故事，它比较生动的描写了青年学生們如何通过实际生活的教育，明确了学习意义，培养了学习自觉性，懂得了怎样正确的对待老师、同学和周圍的人。

在 学 生 書 會 展

祁志青等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

信誠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17/18 字数：

1957年5月第1版

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1,000

統一書号：10077·544

定价(6)0.10元

814
C128

目 次

圖書管理員	刘世駿	1
“奶娃娃”	呂 华	11
在学生宿舍里	祁志青	18
一首班歌	歌 林	23
录取以后	于喜水	29

圖書管理員

劉世駿

多不容易啊，圖書館的門总算盼开啦！

門才开了一条縫，我便一馬当先挤了进去，差点把开門的圖書管理員周先生挤倒。跟在我后面的同学也蜂拥而入。

周先生咕嚕着：“慢点，慢点，急什么呀！”可是我們沒有答理他。

开学到現在已有兩個多星期了，但是圖書館却老是挂着“整理內部，暫停开放”的挡箭牌，一星期又一星期的把我們挡回去；这下大家当然不肯放松了。

我是最喜欢跑圖書館的，但是上学期第一次借書就惹了一肚子的气。照他們規定，要隔兩個星期才能輪到借一次書，借書还必須在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的半个小时里先去揀書卡，可是書卡室很小，大家在里面挤來挤去，吵吵嚷嚷，書卡又很多，一下怎能揀到自己想借的書呢？冲过这道关后，接着是填写借

書証，還要等周先生檢查借書証有沒有寫錯；而書呢，還要等第二天由圖書干事去領了才能拿到，真煩死人了。同學們苦惱着沒書看，而書庫里却白白的擱着許多好書沒人看。

偏偏今年同學又選我當上圖書干事，我更覺得圖書館的制度非改革一下不可了。

今天，我們班上和我一同來揀書卡的只有九個人，其中有四個是經過動員才肯來的。等他們滿頭大汗地從書卡室里擠出來，把書卡交給我時，卻只有六張，還有三位同學空着手沒找到合意的書。

書庫口的半截欄杆門關着，我敲了几下，可是周先生理都不理，他正埋頭在寫些什麼。我用力再敲了几下，他才抬起頭來，皺着眉，眼睛從溜到鼻尖的黑眼鏡框上瞪了我一眼，一面又往門上指了指。我以為他懶得起身，叫我跳進去哩，我便把欄杆門當作運動場上的低欄，一翻身跳了進去。

“干什么？”他吃了一驚，猛一下站起來，不容分辯地便把我推出門外。

“看見嗎？”他指着門上的一塊牌子，也不等我回答，便砰的一聲把門又關上了。我定了定神，這才看見牌子上寫着“書庫重地，閑人免進”。我大聲地叫道：“我不是閑人，是高一甲班的圖書干事。”他不相信，要我拿出證明。這可把我難住了，我當這個干事

也沒有什麼委任狀啊！哪里來的證明呢？

他說：“請你們班主任寫一張好了！不要忘記簽名蓋章。”

“下次補來可以嗎？快要上課了。”

“不可以！這是制度。”他說着便轉身走開了。

我瞪着他那有點駝起的背影，狠狠地推了一下那扇欄杆門，悻悻地回到教室。

放学后，我拿了班主任的介紹信往圖書館奔去。欄杆門虛掩着，我一推便進去了。

周先生正把一疊圖書交給別班的一個圖書干事，並對他說：“做事情可不能粗心大意，馬虎了事。這末幾張借書証便搞錯了，將來到工作崗位上去怎能把工作做好。……”我乘機看了看這“閑人免進”的書庫。書庫很大，一眼望不到頭，整齊的排列着一列列的書架，很多書上積着很厚的一層灰塵。房間里光綫很晦暗，窗子大都被書架遮住了，幾處沒遮住的窗子，都緊閉着，還蒙上窗帷。這時才下午四點鐘，可是周先生卻已開着電燈在工作。我好奇地拉開半面窗帷，打開了一扇窗子。立刻，書庫里充滿了陽光和同學們的歌聲、歡笑聲。

“关上，快点关上！吵死人了。”周先生說，並問我來干什么，好象中午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我把介紹信和借書卡交給他，他看了一下便擺擺手說：“你可以

走了，我还有工作呢！”

“周先生！”我說，“我們班里还有三位同学沒揀到書卡呢，借不到書怎么办？”

“等下次輪到你們的時候，再借好了。”他頭也沒抬一下。

“這兩個星期他們看什么呢？”

“隨他們的高興，他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！”

“根本就沒有書，哪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呢？”

周先生不响了。他自願自坐在燈下搞他的工作。我等了一会便說：“周先生，讓我代他們揀書卡好嗎？”

“好……”

“好呀！”我高興得跳起來，“那請你把放書卡的抽斗打開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代他們揀書卡呀！”

“這不可以！揀書卡的時間已經過了，這是制度。”

“噢！你剛才不是答應了的嗎？”

“哪里？我是答應下次的事。”

“現在不行嗎？”

“不行！制度是不能破壞的！”他斬釘截鐵地說。

“不行也得行，借不到書，我怎么向同學們交代

呢？”我真發急了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要是你再这样沒禮貌，我馬上免掉你的工作。”

“免掉我的工作？”我冷笑了一聲，“我是同學選出來的。”

他不响了，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。我等著看他能再說些什麼。過了一會，他忽然抬起頭來問我：“你是不是團員？”我點點頭。他又說：“那不用我說了，你自己想想吧！”這句話倒把我制住了。我心里直咒自己的鬼脾氣。靜默了一會，我便平心靜氣地對他說：“周先生，‘制度’是為了更好的為同學服務的。不符合這個要求的‘制度’，我覺得應該取消。”

“取消制度？”他抬起頭來，用驚奇的眼光望著我，“這怎麼可以？我們一向是根據這個制度來工作的，取消了怎麼辦？”

“取消了它，建立新的制度。”

“新制度？”

我看見他的眼睛一亮，就馬上把我腦子里早就想好的一套辦法講了出來。

“這樣簡單？”

“這本來就很簡單嘛。同學們借書便当了，你的工作也就省力了。”

“想倒是想得滿好，就可惜事實沒有那樣簡單。”

他淡淡一笑說，“同学，你年紀还輕，对工作了解得太少。不过，看來你倒是个热心的小伙子，好好服务吧，不会錯的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后，便坐回办公桌前去。我本想再往下說，一看他这副样子，只好走了出來。

我拿着这三張空白的借書証暗暗发愁，这叫我明天怎样交代呢？要是連九个同学的要求都不能滿足，怎样能給全班同学借到合意的書呢？

突然，我想起了青年团組織，眼前仿佛豁然开朗了，便往团委会奔去。

新学期又开始了，已經是春天了，校园里光秃秃的枝头上，已抽出了嫩綠色的新芽。

自从团委会提醒了我以后，我就主动地和周先生搞好关系，常常在放学之后到圖書館去帮助他工作。

这学期，我們学校又添購了大批的圖書，可是上学期买的新書还有許多沒登記好。看來周先生是忙不过來的，我帮他干了几个下午，也解决不了問題。我向周先生建議，多請几位同学來帮忙。他开始有些犹豫，怕同學們做不來。我笑着說：

“做不來可以学呀！我本來也不懂的，可是你把我教会了。”然而周先生还不放心，怕我們会把圖書館搞乱。直到我再三向他提出保証，他才答应了。

第二天，我一下子就動員了十二位同學，都是我們班上的，大多是青年團員。這工作本來就很簡單，只要說明白，就能做得很好。同學們的勁頭都很大，一個多鐘頭便登記了一千多本。周先生開心極了，只是拍着我們的肩膀連連稱贊“好，好”。他一会儿拿來刷子，讓我們把飛到身上的灰塵刷掉，一会儿又給我們端來開水，臉上現出從來沒有過的笑容。

我們把這批圖書登記好後，又要求他再拿些出來。可是他不答應，怕我們太累，他笑着說：“以後再來吧，工作有的是。”

可是大家的勁頭很足，還不肯就走。這時有一位同學提議，給圖書館來一次大掃除。大家立刻贊成了。周先生連阻止都來不及，我們便行動起來了。

一個鐘頭以後，圖書館便被我們打掃得干干淨淨，有的同學還回到班級里，把布置教室時剩下的花紙圖片拿來，把圖書館裝扮起來。

從此以後，我們班級的同學便成了周先生的得力助手，他索性把修補舊書的工作也交給了我們。

我和周先生接近的機會愈來愈多了，感情也愈來愈融洽了，於是我开始發現，他原來是個非常熱情的人。工作忙不開，他常常堅持到很晚才休息。

他耐心地吧圖書館的工作教給我，使我懂得了

圖書館的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樣簡單。不然，大學里為什麼要設置圖書館工作的專業呢！

不過在实际工作中，有些我又弄不懂了。比如說，同學們借書、還書，為什麼一定要有那麼多麻煩的手續呢？為什麼我提出來的那套方法不行呢？有一次，我和周先生談起了這些問題，他說：“這是出于不得已的。”

“為什麼呢？”我毫無顧忌地追問下去。

“好吧！就談談吧！”他點起一支烟來，吸了一口，慢慢地說：“我當初開始到圖書館工作的时候，也曾經采用过象你所提出來的方法，可是實行了不到兩個月，我就馬上改回來，仍照前任管理員教給我的那套辦法，施行到現在。”

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：“那時候，圖書館的書都快給學生偷光了，他們利用了我對他們的信任，一本一本的把圖書、雜誌往家里拿，于是我的薪水常常給扣去賠償。要不是介紹我工作的人面子大，我这个飯碗怕早就敲破了。”

“真有这样的事？”我真意想不到還有這許多問題。

“怎麼沒有呢？事情就發生在這個圖書館里。”

房間里顯得很沉悶，周先生只顧用力在抽烟，一片淡淡的烟霧繚繞在我們之間。

“不过現在可不同啦！”过了一会，我似乎忽然变得聪明起來說。

“是不同啦！”他应和着，站起來默默地从書庫的这边踱到那边，他的手掌交握着放在背后，低头曲背慢慢地走着，好象是在寻找失去了的貴重东西。

我没有打断他的沉思，默默地望着他。他那蒼老的臉上，布滿了皺紋，下巴上長着稀疏的胡須，頭頂上灰白的头发也禿得差不多了。这形象使我想起了我那当过三十多年公務員的父亲，我的心里感到一陣不安。

“是不同了。”周先生重复了一句，抬起头來說：“学校也不同了，同学也不同了。現在，每学期都有很多的圖書經費，每月都有新的报刊、新的書籍增加。”他越說越有勁，拉着我前前后后的在圖書館里兜圈子，指着新买的書給我看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还要讓这套旧制度流傳下去，使同学借不到書看呢？这样，書买得再多也沒用。”我看机会來了，馬上又把我积压在心里的話吐了出來。

周先生沒有回答，他只是默默地抽着香烟，房間里充滿了淡藍色的烟霧。我噙了一下，他从沉思中醒過來，望了我一眼說：“把窗子打开吧！”我打开了窗戶，房間里立刻充滿了阳光，窗外傳來同學們的歌声和欢笑声；一陣风吹來，窗外白楊树嫩綠色的新枝

輕盈地搖曳着。

“太吵了吧？”我記起他是不喜歡打開窗子的。

“沒關係。”他輕輕地說。沉默了一下，又說道：“那時，我也象你一樣，有理想，有熱情，希望一切都象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。可是，我沒法做到。三十多年來，我就伏在這張辦公桌上，照着老一套的工作方法，把日子打發過去了。可是你却不同了，你想做的一切，是能夠做得到的。”忽然，一扇玻璃窗一閃，一片太陽的反光照到周先生的臉上，我看出周先生似乎年輕了許多。他摸摸下巴上的胡髭，微笑地朝窗外望着，然後繼續往下說：“現在的学生是信得過的，這套制度應該是取消的時候了，你所提出的建議是可行的。雖然還不夠周密完善，但這沒有關係，我可以

補充修正。”

周先生留我一起吃了晚飯，我們一起討論了關於改進圖書館工作的問題。周先生的老光眼鏡又戴上了，他鋪開一張雪白的紙，取出他經常



看樣子，他今晚一定要把新制度起草成功哩！

用的那支長鋒羊毫筆，開始慢慢地磨起墨來。看樣子，他今晚一定要把新制度起草成功哩！

“奶 娃 娃”

呂 華

今天起，學校放寒假了。家在外鄉的教師和同學們，都歡歡喜喜地回家過春節去了。學校里突然變得靜悄悄的，操場上沒一個人影，教室的門窗都緊閉着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計劃在寒假里為幾個同學補習功課的事。這時服務員老王手里提着一把水壺，走到我跟前問道：

“奶娃娃不是要回家嗎？”

“你說的是甄玉珠？”

“是啊。”老王點着頭。“今天一早我就見她把行李捆好了，可是剛才又解開了，還說寒假不回家了呢！”老王露出詫異的神色，“我看見她兩手捂着臉，好象有什麼心事。”

“不會吧？”我懷疑地回答。甄玉珠是有名的“奶娃娃”，早就想着回家，一放假，就把火車票買好了，怎麼會又不走了呢？

“真的！奶娃娃還叫我替她退車票哩。”果然老王從懷里掏出一張火車票來，在我眼前晃了晃，鄭重地

對我說，“你是個女老師，和她容易說話，該找她問問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”

外號叫“奶娃娃”的甄玉珠，是今年夏天錄取的新生。這個十六歲的農村姑娘，老是穿著一身干干淨淨的黑色學生服。剛到學校時挺靚靚，跟男同學們一說話就紅臉。星期日，同學們都成群結伙出去玩了，只有她一個人在宿舍里補襪子、洗衣服。玉珠這孩子，什麼都好，就是有一樣，老惦記家，哪怕芝麻大的一點事，她都惦記着，好象她一出來家里就會出什麼事兒似的。其實她家中只有一個老娘，而且早已參加了合作社，根本用不着她照顧。

在上課時，如果看見外面下雨，甄玉珠就無心聽講了。她呆望着窗外的雨絲，心里准在盤算着這場雨對什麼庄稼有益，對什麼庄稼有害。夜里，甄玉珠一覺醒來，如果發現天變了，就再也睡不好了，會悄悄地穿好衣服，爬在窗前呆呆地望着西南方。秋收時，連下了兩場雨，甄玉珠就有幾天愁得抬不起頭來。

第一次月考，甄玉珠一連請了兩堂假，在宿舍里蒙着被子哭。同學們以為她病了，問她，她又不說話。我去看她，她撩開被子，兩眼哭得象核桃似的，抹着眼淚說：“家里來信說，我娘病了！想着我，要我回家看看。”說着把封信塞在我手里。

我看完信說：“你娘的病不是好了嗎？”

“你不知道我娘的脾气，要是病得不重，不会給我写信……”玉珠抽噎着說。

“不要着急，你娘的病已經好了。”我安慰着她，一边把信还給她。

“……后边不是写着，叫我回家看看嗎？要是病好了，怎么还叫我回去呢？”說着，她又蒙着被子哭起來。

甄玉珠請了兩天假回家了。她回來那天，同學們圍着她問長問短，玉珠的神气不大愉快。同學們問：“你娘的病好了嗎？”玉珠說：“好了。”同學們問：“庄稼不碍事嗎？”玉珠說：“不碍事。”說完徑自回宿舍去了。不知誰冲着甄玉珠的背影說了句：“真象个奶娃娃哩！”从此，“奶娃娃”这个外号就叫開來了。

我远远看見甄玉珠走了進來，她仰着臉，手里提着个書包，臉上沒有一點忧愁的神色。

“呂老师！”甄玉珠喊了一声，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。和往常一样，她低下头，开始翻弄桌上的几本書。

“甄玉珠，你今天不是要回家嗎？”

“不回去了。”玉珠既爽快又肯定地回答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甄玉珠見我顯出驚訝的樣子，就笑了，她慌不忙地，帶着幾分調皮的神氣說：“老師答應我一件事，我才說哩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心想，這個老實孩子，怎麼忽然調皮起來了。

“老師要答應在寒假里給我補習功課。”甄玉珠撒嬌地說。兩隻烏黑的大眼睛滴溜溜地望着我。

“補習功課？”我才想起，期考時甄玉珠有幾門功課成績很不好，我還和她談過話，我說：“你功課成績這麼壞，怎麼能升班呢？你知道愛護家裡的莊稼，那為什麼不肯好好學本領？”雖然談話時我對她的態度很溫和，可是玉珠低頭坐在那兒，兩手翻弄着衣角，臉紅紅的，眼里噙着淚水，一句話也不說，等我說完了，忽地站起來，把短髮往後一掠，抬起腳咚咚地走了。期考完了，沒幾天就要放寒假，我見甄玉珠忙着回家的事，心想自己對這孩子的希望怕要落空了。

玉珠見我不說話，繼續說：“我們班上的何蘭、文娟，她們的功課比我強，老師還為她們補習哩，可是我的功課不如她們……”

“好哇！”我趕緊站起來，緊緊拉住玉珠的手說，“趁假期有空，努力把功課趕上去。以後別淨想家了，不要讓同學們老是叫你‘奶娃娃’。”我笑了笑，“把